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THE EXECUTIONER'S SONG

刽子手之歌 (下)

[美国] 诺曼·梅勒 著

邹惠玲 司辉 杨华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卷之三

荀子子法家

卷之三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THE EXECUTIONER'S SONG

刽子手之歌 (下)

[美国] 诺曼·梅勒 著

邹惠玲 司辉 杨华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刽子手之歌 / (美)梅勒(Mailer, N.)著; 邹惠玲, 司辉, 杨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6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书名原文: The Executioner's Song

ISBN 978-7-5447-0544-8

I. 刽… II. ①梅… ②邹… ③司… ④杨…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4435号

The Executioner's Song by Norman Mailer

Copyright © 1979 by Norman Mailer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5-016号

书 名 刽子手之歌

著 者 [美国]诺曼·梅勒

译 者 邹惠玲 司 辉 杨 华

责任编辑 陈静宇 薛 飞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1304 mm 1/32

印 张 34.875

字 数 885千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544-8

定 价 88.00元(上下册)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学勤 李强 汪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郭齐勇 洪银兴 钱乘旦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任 谭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吴小平
成员 刘健屏 黎雪 张胜勇 王瑞书 吴星飞
顾华明 姜小青 黄小初 顾爱彬 刘锋
余江涛 吴迪 吴源 胡明琇 章祖德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主编 陈众议 王守仁
项目总监 顾爱彬
项目执行 王理行

目 录

上卷 西部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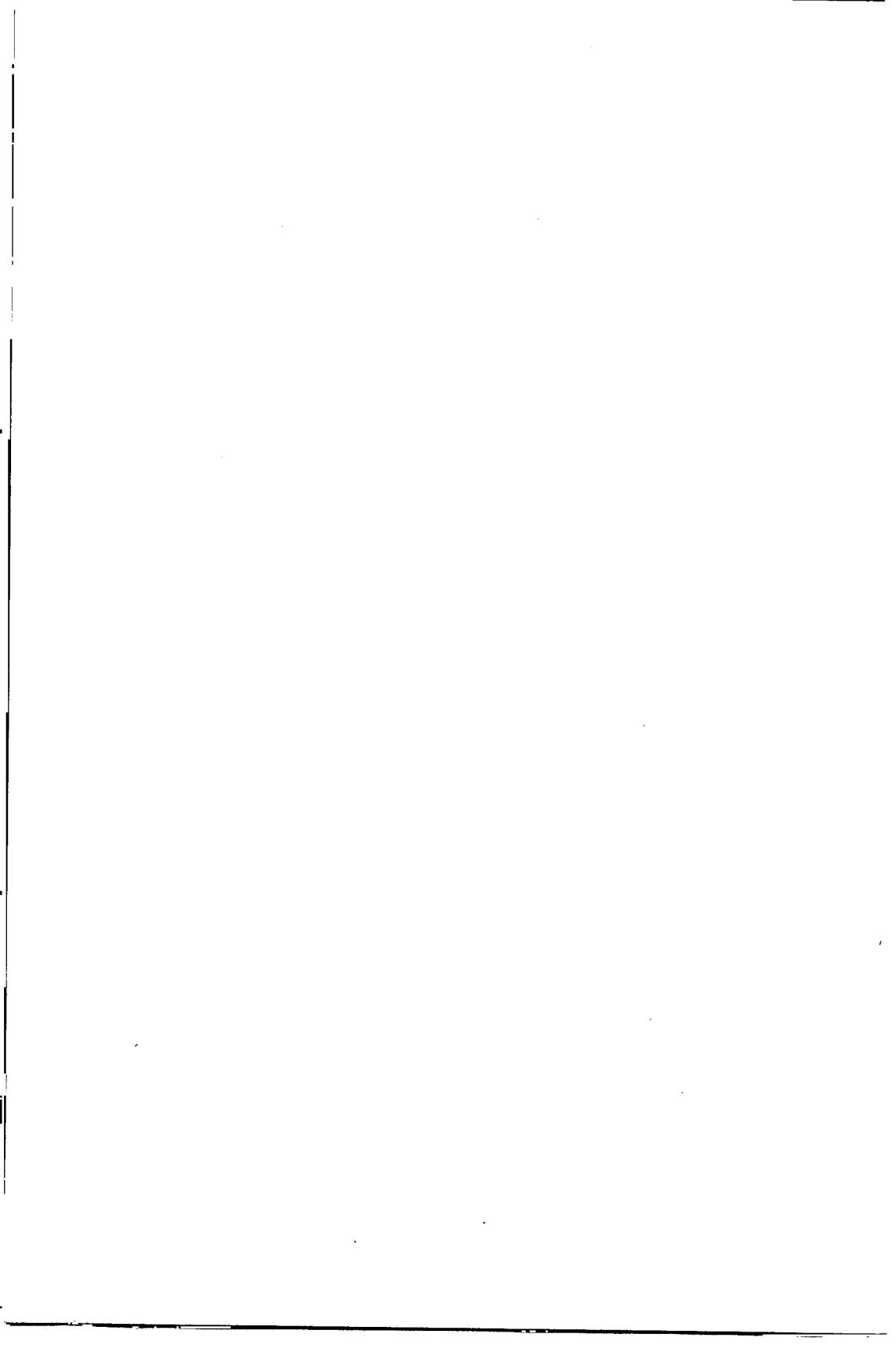
- 第一部 加里 3
- 第二部 尼科尔 69
- 第三部 加里和尼科尔 115
- 第四部 加油站和汽车旅馆 199
- 第五部 梦的阴影 305
- 第六部 加里·M. 吉尔摩的审判 377
- 第七部 死囚区 465

下卷 东部的声音

- 第一部 在好国王博亚兹的王国里 521
- 第二部 专有权 597
- 第三部 绝食 691
- 第四部 假期 769
- 第五部 压力 823
- 第六部 进入光明 939
- 第七部 心力衰竭 1037

下 卷

东部的声音



第一部

在好国王博亚兹的王国里

第一章 跌落的恐惧

一

十一月一日，也就是加里·吉尔摩第一次在法庭上声明他不愿对有罪判决提出上诉的那一天，州首席检察官助理厄尔·道罗斯正坐在盐湖城州议会会堂内首席检察官办公室里他自己的桌前。这是座纪念碑式的建筑物，金碧辉煌的圆顶，长方形的大理石厅堂内镶嵌着大理石地面，站在厅堂中央仰面朝上，你可以看到装有锃亮的白色栏杆的各个楼层。厄尔喜欢在这种到处是大理石的环境中工作，他很愿意下半辈子一直在这个地方尽职尽责。

那天下午，厄尔接到犹他州监狱典狱长打来的一个电话。道罗斯是州监狱的法律顾问，狱长经常找他谈谈，可这一次萨姆·史密斯典狱长似乎挺紧张。他的押送官刚刚把一名叫加里·吉尔摩的犯人押往普罗沃参加一个法庭听证会，据说吉尔摩告诉法官，他不想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于是法官确认了行刑日期，离现在只有两个星期了。典狱长有点担心，作准备的时间不大充足。道罗斯能不能证实一下此事？

厄尔打电话给诺亚尔·伍顿，两人谈了很长时间。伍顿告诉他这件事是真的，还说他正在揣摩吉尔摩的动机。根据法律，死刑必须在自判决之日起的三十到六十天之内执行。既然吉尔摩没有提出上诉，对他的最

后一次审判是在十月七日进行的,如果六十天之后,也就是到十二月七日,到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处死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时吉尔摩将完全可以要求立即释放他。说到底,死刑是对他的唯一判决,并没有判他徒刑。从技术角度讲,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关押他。他可以借助人身保护令出狱。

律师们一致认为,吉尔摩当然不会那么轻易获释的,但这件事肯定会造成令人难堪的局面。在立法机关里和法庭上法律已被解释得明白无误,而州政府则要寻找种种借口继续监禁吉尔摩,这势必会使州政府显得既可笑又无能。

厄尔·道罗斯给萨姆·史密斯回了个电话说:“你最好着手准备行刑。”狱长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敬畏之感。

但萨姆·史密斯还是开口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问题。他想知道行刑队应该由多少人组成。还有他能从哪儿挑选行刑队员——是从居民区里随便挑呢还是在警察中选?

狱长亦曾查阅过有关法律,但有些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例如法律没有告诉他是否可以在监狱墙外行刑。许多条文都模棱两可,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作出决定。再如,吉尔摩要把他的部分身体器官捐献给大学医疗中心,厄尔能否查到有关法律规定?

道罗斯非常兴奋,他意识到自己接手的是一件将会成为热点的案子。他开始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逢人便说:“你能相信吗,我们手里的这个犯人很可能被处死。”他跑到楼下首席检察官的办公室,不巧他出去了,他只好把这个消息告诉那几个秘书。她们的反应有点让他失望,她们好像没有真正听明白他说的话的意义。十年来美国的第一次死刑!你总不能冲着人们把这句话喊出来吧。

宝贝,你好:

刚给史密斯狱长写了封信,要求增加一点探监的时

间。我告诉他，这对我们两人都很重要。如果你找他谈谈的话，大概会有所帮助的。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怎样在信中和他打交道。我只是告诉他，希望能按期在十一月十五日处死我，我唯一的要求是能被允许多见你几次……我告诉他，我们俩心心相印，尽管我的处境非常糟糕，但探监时我们决不会互相泄气的。我觉得这样说可能好些，因为，你知道这些人有时候认为——

宝贝，几天前你在一封信中说，你对我的爱胜过任何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我相信。你的爱使我感到幸福。我的天使，我对你的爱也胜过任何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我全身心地爱你，你总是能使我超越自己。

十一月一日

十一月二日是选举日。那天一大早，厄尔接到《国民问询》周刊的埃里克·米萨拉打来的电话。他已经打电话找过狱长，狱长叫他找监狱的法律顾问。米萨拉说，他要求马上采访吉尔摩。

道罗斯对他那盛气凌人的态度很反感。厄尔刚要试着劝他别太性急，米萨拉就开始说什么，如果他们胆敢把他拒之门外，他将对监狱采取措施。

厄尔脑子里立刻闪出一个案例：佩尔对普罗坎尼案。联邦最高法庭曾就此案作出裁决，新闻界人士没有接触犯人的特权。道罗斯告诉米萨拉，监狱将采取这一立场——禁止加里·吉尔摩接受采访。

米萨拉马上说：“我要起诉。”他开始谈起纽约那些精干的律师。道罗斯说：“我不在乎你那些律师是从哪儿来的。你叫他们去查查佩尔对普罗坎尼案，我认为他们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厄尔没再听到米萨拉的消息。

《德塞瑞特消息报》

卡特选举获胜

法官命令检测已定罪杀人犯犹他州监狱

十一月二日讯———如果吉尔摩固执己见，他将成为犹他州十六年来第一个被处死的人。

二

十一月二日，在丹尼斯·博亚兹驱车前往犹他州的那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加里·吉尔摩的报道。过后不久，他又有了又一次对死亡的体会。这好像有点同步性。

他一边沿着左车道开车，一边考虑着自己要在盐湖城威斯敏斯特学院讲授的课程。丹尼斯近来在研究头韵，所以他打算把这门课叫做“社会/象征/同步性^①”。他心里刚刚想到这最后一个词，一辆活动房卡车就在他前面猛地停下，他只好驾车从右侧绕过去。开过去之后，后视镜里出现了这一幕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一个人的躯体从挡风玻璃里伸出来，双臂耷拉到地面上。

然后是另一幕！

他从后视镜里看到另一辆卡车的司机朝着第一辆卡车跑过去。丹尼斯没有停车，他后面的车太多了。就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一直想着十一月二日这个日期。他在脑海里是把这个日期写成 11/2 的，这两个数加起来等于十三。用纸牌算命时，十三这张牌代表死亡。

当他看到那个死人时，那个字眼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闪现着。他想，“唉，上帝呀！我敢打赌下一个路标肯定是又一个暗示。”路肩上又出现

^① 英文中这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S”。

了一个出口，路标上写着：星谷和迪斯^①。这肯定是同步性，每个人的神经元都能感觉到这种同步性。

二号晚上，他早早赶到盐湖城，以无党派选民的身份投了卡特的票。三号早晨，他一睁眼就想起了吉尔摩的事。“上帝啊，我来了，”丹尼斯想，“恰好是真正重要的事件的紧要关头。”他似乎看到了事情会怎样进行下去。“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想，“我应该给吉尔摩写封信！”

博亚兹真的写了信。几年前他还是个年轻的检察官时，他确实曾反对过死刑。但现在他渐渐相信，即使是在一个理想社会里，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死刑的。如果一实施得当的话，死刑会在促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方面起到很大作用，而现在要做的就是恢复人们的责任心。博亚兹没有把这一切都写在信里，不过他明确表示，他认为吉尔摩有死的权利。

三

橡树林精神病院允许艾普丽尔出来的那些个晚上，凯思琳都要带她到尼科尔的公寓坐个把小时。艾普丽尔偶尔会问：“茜茜，他们真的会枪毙加里吗？加里为什么不想活下去呢，茜茜？”尼科尔答话时非常冷静。她总是说：“哦，我不知道。”真的非常冷静。就好像这件事一点儿也不让她烦心。凯思琳心里却烦透了，有时夜里她会大叫起来。看着电视里的评论员谈论这事真叫人受不了。瞧，偏偏穿插在广告中播出。电视上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是疯了。

有时，尼科尔带着孩子到凯思琳家住一夜。她从不说话。甚至不和她的姨妈凯西说话。安顿森妮和杰里米睡下之后，她就坐下来写诗。只

^① 英文中这个地名和“死亡”只有一个字母不同。

是写诗，不停地写。她从来不对孩子恶声恶气的，只是不太关心而已。

就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基普死了。是从山上掉下来摔死的。攀岩运动。十一月四日，凯思琳正准备去上班，突然从广播里听到一个名字，阿尔弗雷德·埃伯哈德，她心里想：“哎呀，我的上帝，那肯定是基普。”白天上班时，她一直在担心茜茜对这事会有什么反应。事实上，她下了班就直接去了斯普林维尔。尼科尔正不停地写着什么，连她那盏小灯都没开。凯思琳走进去问：“黑灯瞎火的，你在干什么？”尼科尔说：“哦，我没注意到天黑了。”她开了灯，端来咖啡，笑着，随便地开着玩笑。凯思琳不知道该怎样问她阿尔弗雷德·埃伯哈德是不是基普，最后只得很突然地问了出来。尼科尔只是说：“是的，是的。”凯思琳说：“我怕的就是这个。”尼科尔说：“是吗？”凯思琳觉得，尼科尔所表现出的不是她应有的反应。

但过了一会儿，尼科尔抬起头来，说她想给基普家的人打个电话。凯思琳刚表示赞成，尼科尔又说：“我不知道。我该跟他们说什么呢？”

凯思琳心想，这事的确伤了她的心。她的确是在乎的。

尼科尔回想起多年前的那一天，她离开巴雷特走出门去，背包里装着自己的全部财产，怀里抱着当时还是婴儿的森妮。基普让她搭上他的车，他们的罗曼史就从那天夜里开始了。一开头他的性欲就非常旺盛。那一夜真是令人销魂。

第二天，他们不知不觉驾车来到科罗拉多州境内的落矶山脉，基普停下车，带着尼科尔和森妮沿着一条山间小道上山。在一个地方，他们看见一个家伙正试图沿着岩壁往悬崖上爬。离地面约三英尺处，有一小块突出来的岩石，这人一直在试着想爬上去，但这时却失去了再往上爬的勇气，又退了回来。

几小时后，当他们顺着小路下山时，那家伙还在那儿。“他变成石头了。”基普说。他想笑一笑，可看上去却挺苦恼。还有其他一些人借助于绳索高高地攀在岩壁上，现在大概已经有八到十层楼那么高了，他们只不

过用钩子把自己挂在岩壁上而已。基普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尼科尔看得出来，他越来越垂头丧气。就好像他正和新结识的姑娘，一个极好的姑娘在一起，而上面这些家伙正在出他的丑。事实上，尼科尔很乐意和他们中间的某个人认识，他们看上去个个胆量超群。

广播里报道说，基普刚刚开始学习攀岩。尼科尔开始想，他攀岩时是用的绳子呢，还是像那个可怜的石头人那样只在岩脊下面瞎折腾，哪儿也去不了呢？

听着——不要不听话，固执，自作主张。平时别人告诉你做什么、不做什么时，你的第一个反应常常是那样的。好吧。我要告诉你是：你不可以走在我的前面。你在信中提到过这事，我一直当你是认真的。我从不喜欢不说明理由就对别人说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特别是对你。我的理由是：我渴望先走一步。就是这么回事。我想这样。第二，我相信，对于从生到死的过渡我大概比你知道的多一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希望并期待着立刻与你的肉体相聚——不管到时候你在哪里。我将竭尽全力抚慰你，平息你的悲伤、痛苦和恐惧。我将以我的灵魂、我所感受到的全部挚爱来拥抱你。尼科尔·凯思琳·吉尔摩，你不可以走在我的前面。不要不听我的话。

十一月三日

还有一封信是写给弗恩的。加里在信中说，他被判死刑后，弗恩和艾达从没来看过他。“这本身就说明，你们为我感到羞耻。”随后加里又写道，“你甚至没有为我送你的那幅肖像画配个镜框。我要你把那幅肖像画拿去交给尼科尔，我不想再和你们打任何交道了。”

镇定下来之后，艾达给他写信说：“我珍视你送给我的那些画，我只有